

主编 李 诚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地 心 游 记

KEPUJING
DIAN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地心游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科普经典文库

- 责任编辑** 武连生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3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7-204-08902-2/G·2438
定 价 (全 56 册):1372.00 元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地心游记	1
海底两万里	50
蓓根的五亿法郎	143
八十天环游地球	152

地心游记

一 破译羊皮纸

我真的后悔把那答案告诉叔父，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叔父在未知道答案前恐怕还要饿我们几天，在左思右想后还是将那我无意中发现的秘密说了出来，我心存希望地想叔父只是说说而已，不会去真的做的，可不想……唉！

我的叔父黎登布洛克教授是汉堡约翰学院的教授，讲授矿石学。他是个脾气急躁的人，除非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奇迹，不然他这辈子总是个怪僻的人。他讲课的时候总要发一两次脾气，说老实话，他并不理会他的学生是否按时上课，是否用心听讲，是否学有所成，他讲课完全是凭“主观”，是为了他自己。

不过，叔父倒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虽然他有时动作有点粗鲁而把一些标本搞坏，他却有地质学家的天才和矿石学家的敏锐观察力，用起他的锤子、钻子、磁石、吹管和盐酸瓶子来，他是很在行的。从某一种矿石的裂痕、外壳、硬度、可熔性、响声、臭气和味道，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出它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 600 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类。

他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瘦瘦的，非常健康，外表很年轻，50 岁的人看上去只有 40 岁。他的大眼睛不停地在他的大眼镜后而转动，他的鼻子长而且尖，像一把尖刀，顽皮的学生们常说那是

一块磁石，可以吸起铁屑。它确是可以吸鼻烟，而且数量很大，这一点不假。

我是个孤儿，由于对地质学非常爱好，又是他的侄子，所以我成了他科学实验的助手。

那天是1863年5月24日，叔父不知从哪弄到一本书，他坐在他那“乌特烈绒”的大靠椅上，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半天了。

当我知道那书是一个叫斯诺尔·图勒写的，他是12世纪著名的冰岛作家，写的是统治冰岛的挪威族诸王的编年史等等，以及书是手抄本，是被叔父称为“奇妙的语言”的冰岛文的原本时，我并没有对此产生出多大的兴趣，稍稍吸引我的倒是那书中突然掉出的一张有些脏的羊皮纸，上面排列着一些看不懂的像咒语似的字体。

“这里一定有个秘密，我一定要把它发现出来！”

不用说，叔父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了，以至从这时起到解开谜底前，他完全忘掉了吃饭是怎么回事儿。

接着，他很快在书第二页的背而发现了看起来好像是一块墨水痕迹的污点。在他那大显微镜的帮助下，他念出了一个名字：

“阿恩·萨克奴娜！”他用胜利的口气喊道，“这是16世纪的一位学者，一位著名的炼金术士呢！”

叔父稍作分析后就断定羊皮纸上的字是拉了文，只是顺序被打乱了，是怎样的规律呢？在横排不对竖排不对断行断句都无法组成完整的意思后，性急的又是急于知道秘密的叔父显然是再也坐不住了，他像一颗子弹似地穿过书房，像雪崩似地下了楼梯，一直冲到街上去，大门在他身后咣当作响。

女佣说大门被锁上了，她不能上街买菜了。这下可糟了，没有了行动自由，连饭也吃不上了，除非解开那个天晓得之谜底。

我试着去做这道难作的题，因为我想我抵抗不了饥饿的折

磨，当我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排列出几个毫无关联的单词后，就再也没有进展了，132个字母在我的眼前飞舞着，仿佛四周的空中都是些闪耀的银珠。我喘不过气来，我需要空气！我机械地拿起羊皮纸扇了扇风——这样，我发现了解开谜底的钥匙！

震惊，除了震惊再也没有词能描写我当时的心情了。“不能告诉叔父，不然他肯定会去照着做的。”我暗自决定。

叔父回来了，他根本连看也不看我，就坐到他的书桌上。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动也未动地试图将那些字母的所有组合法都重新做一遍。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那不知疲倦的人还在工作。他的眼睛通红，脸色苍白，头发被焦急的手抓得很乱，颧骨发紫。

真的，我开始可怜他了，我渐渐被怜惜心战胜了，可一转变，我觉得还是不能冒险，虽然我已饿得顶不住了，但我更不想因我把他引上了死亡的道路而后悔。

下午了，叔父戴上了帽子，看样子又要出去。我害怕了。“黎登布洛克叔叔！”我高声叫出来。“如果你从头念，是念不出什么意思来的，不过如果你从后而念起——”

那些拉丁文的意思是这样的：

从斯奈弗·姚可的陷口下去，七月以前斯加丹利斯的影子会落在这个陷口上，勇敢的勘探者，你可以由此抵达地心。我已经到过了。阿恩·萨克奴娜。”

念完以后，叔父突然跳了起来，仿佛触电一般。他两手抱着脑袋，来回移动着椅子，把书都堆积起来，乱扔着宝贵的水晶体。他在这里打一拳，那里拍一下。终于，他的神经安静下来，仿佛一个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倒在椅子上。

“什么时候了，阿克赛？”安静了几分钟，他问道。

“三点钟。”

“是吗？我饿了。我们吃饭去。然后——”

“怎么？”

“然后你给我打行李。”

“给你打行李！”我叫道。

“也给你自己打。”

到地球中心去？真是疯了！

在佣人准备饭以及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都在力图维护自己的权力，极力说明想去地心的想法是荒谬的，不现实的，我想我不应该眼睁睁看着叔父冒这个不必要的险。

“什么姚可、斯奈弗和斯加丹利斯，我连听也没听说过！”回到书房了，我还在继续我的努力。

“你把图书第一室第四个书架上 Z 字部的第三本地图拿给我。”叔父的书实在太多了，现在他叫我拿的是冰岛的一幅地图。

“你看这些火山，”叔父用手指着说，“注意它们都叫姚可，意思是冰河。”

“看这儿，”叔父继续说，“在纬度 65° 下面一点儿的地方你看见了什么？”

“有一个好像一根瘦瘦的骨头似的半岛，尽头像一根巨大的膝盖骨的形状，上面有一座好像伸到海里去的山。”

“对，这是斯奈弗，高约 5000 英尺，是岛上最有名的山之一。”

“可是陷口里一定充满了燃烧着的熔岩啊！”

“如果它是死火山呢？而且聪明的萨克奴嫫已谨慎地把严正的教训告诉了我们！斯奈弗有好几个陷口，为了指出通向地心的是哪一个，他说在将近七月——即是六月底的时候，这座山的一个山峰斯加丹利斯的影子正好是落在那个陷口上。”

“好吧，可只要下去 30 英里，那里的温度已超过 1300° 了！”

“你是不是怕被熔化了？”叔父笑道，“只有到了才能知道，在傅利叶之前，人们不是一直相信星球之间空间的温度是在不断地减低吗？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宇宙最冷地区的温度没有超过零下 40° 或 50° 。”

“不错，是可能的。”我差不多被说服了。

“当然可能！”叔父越发有信心和兴趣了，“可是不许声张，对于每一点都不许声张，别让任何人比我们先到达地心！”

二 出 发

我也说不清是不是真的被叔叔说服了，可我知道想违背他是不可能的。夜里我梦见许多深渊，我感觉似乎被教授的粗手拖到洼洞和流砂里而，我从无限高的峭壁上跌了下来，仿佛无止境地一直在往下掉……

五点半钟的时候，外面传来车轮转动的声音，一辆大马车将把我和叔父送到火车站。

火车停在海的尽端，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船。又换乘火车后，我们到达哥本哈根。在预付了双倍的船费后，我们被告知星期二早晨七点钟时，我们将随船去想去的冰岛。

这期间，在叔父的“逼迫”下，本来登高头晕的我 5 次登上了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的一所有 150 个台级的教堂尖顶。

“往下看，你应该学学往下看深陷的地方！”叔父说。

到冰岛的旅途还顺利，只是叔父一直受晕船的折磨。不过临上岸时，北方一座重迭的尖峰上盖满了积雪的高山使他极其兴奋，“斯奈弗！斯奈弗！”他喊道。

因为有叔父的朋友的介绍，我们到冰岛后受到了市长的热情

接待；最关键的，我们遇到了一位十分讨人喜欢和最有帮助的弗立特利克孙先生，他是教自然科学的老师。他不但请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而且解答了叔父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的图书馆啊，”叔父说，“那些差不多空空的书架上只有几本古怪的书！”

“哦，”自然科学老师答，“我们有 8000 卷书，其中有许多是贵重而稀罕的。”

“我不知道你能用什么来证明你这句话。”叔父有片刻的犹豫，因为他的问题牵扯到他的计划，但他还是说了：“你那些书里面，有没有阿恩·萨克奴嫫的著作？”

“你指的是那位 16 世纪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炼金术士和旅行家，是冰岛文学和科学的光荣之一？”

“对，就是他！”

“没有，冰岛或别的地方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阿恩·萨克奴嫫当时被当作异教徒处死刑了，他的作品都在哥本哈根被绞刑吏烧光了。”

“那——太好了！”叔父喊起来，把冰岛的教授吓了一跳。

冰岛教授真是太好了，从他那里，叔父不但知道还没有人试过从斯奈弗的陷口进到地心，而且知道那山已有 500 年没喷发了，令叔父大感意外收获的是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向导。

我们的向导叫汉思斯·布杰克，是个非常熟练的猎手。他高大的个子，给人的印象就是体力出众。红色的长发披在他坚实的肩膀上，举止温柔而沉着，他有一种哲学，那就是不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使他惊奇或忧虑。他将先带我们到斯奈弗半岛的南部、大山山脚的斯丹毕村庄，这大概要七八天的时间，然后继续

帮我们搞研究工作，每星期的酬劳是三块钱（约 13 先令）。

出发前的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为了怎样将那么多的东西放得更合理些而伤脑筋。我们的东西分四组：

仪器包括——

1. 一根高达 150° 的摄氏温度计，这个温度在我看来既太高又太低。如果空气的温度升到 150° ，我们都死亡了，假若用它去测量高热的水或者熔化的物质，这个限度还嫌不够。

2. 一个压缩空气的压力计，用以测量比海而上的大气压力更高的压力，因为我们到地底下的时候，越下去气压就越增加。

3. 一个在汉堡的经线上检验过的时辰表。

4. 两个罗盘，一个测量倾角，一个测量偏角。

5. 一具晚上用的望远镜。

6. 两支用路姆考夫线圈制成的电灯。

武器方面——

两支来福枪、两只左轮手枪和相当数量的不怕潮的火棉。叔父对于他的武器和仪器似乎同样重视，尤其对于那些不怕潮的火棉更为小心，因为它的爆炸力要比普通的炸药强得多。

工具方面——

两把十字锹、两把镐、一副 400 英尺长的丝绳梯子、三块包铁的侧板、一把斧子、一把铁锤、几把螺旋、一些螺钉和几根编得很长的绳索。

干粮的包裹并不大，压缩的猪肉和饼干够吃六个月，惟一的液体就是杜松子酒——没有水，虽然有水瓶。我向叔父表示即使我们能找到水，其质量和温度恐怕也有问题，但我的忧虑完全被忽视了。

还需要补充的是我们有一只旅行用的药箱，内有几把钝剪刀、护骨板、丝带、绷带、膏药、盛血器（真可怕）、几瓶糊精、

纯酒精、铅醋酸盐、乙醚、醋、阿摩尼亚，各种在危险状况下用的药品以及制造路姆考夫线圈的必要化学用品。

叔父还仔细记住要带烟草、火药、火绒和一条系在腰间的皮带，里面有相当多的金子、银子和钞票，还有拿橡皮和柏油做的不透水的皮鞋。

第二天早六点钟时，一切都准备好了，弗立特利克孙先生来送行，并重复着一句话：命运叫我们走哪一条路，我们就走哪一条。

这天多云，正是旅行的好天气。汉恩斯走在前面，步伐迅速、均匀且不会感到疲乏。两匹运行李的小马跟随着他，接下来是叔父和我。

“好马！”叔父赞道，“你看，阿克赛，再没有一种动物比冰岛的马更聪明的了：大雪、风暴，无法通行的路、岩壁、冰河——没有一样可以制止它，它勇敢、镇静而坚毅，从来不会跌倒，也不会忽然来一阵抽筋；如果有河流或峡湾横在面前必须经过，它就毫不躊躇地下水，像个两栖动物似地游泳面过。我们不必为它操心，让它去吧，一天准走 30 英里。”

然而马怎么也不肯过一个只有半英里宽的峡岩，那水很急。我们只好乘汽船。到岸上后我们住在一家有 19 个孩子的农民家里。

6 月 19 日，出现在我们脚下的熔岩几乎长达一英里，熔岩表面的皱纹好像锚链，有时伸展出来，有时蜷缩起来；山谷间有巨大的瀑布；到处上升着水蒸汽显示了地下的热流。斯奈弗的白色双峰已在云端里出现。

又过了一天，我们到达了山脚下的村庄斯丹毕。这是个由大约 30 间茅屋组成的村庄，建立在熔岩上，经常可以享受到从火山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我们住在牧师家里。临走，牧师和他的那

位身材高大的泼妇和我们道别的方式是递上一张什么也不可能漏掉的庞大的账单。

向导雇了三个冰岛人代替马往山上搬我们的东西，当然那三人只到陷口的底部就回家了。他还准备了一只装水的皮袋，加上我们的水瓶，足够我们喝一个星期的。

爬山是很辛苦的。人站在山中很容易产生错觉，看似近在咫尺的雪峰，其实还离着“十万八千里”。山上的小石子既不跟泥土也不跟野草附在一起，而是在我们脚下不断地掉下去，以山上雪崩的速度冲落到下面的草原上。

叔父一直尽量靠近我，从来不让我跑到他的视线以外，他的手臂好几次给了我有力的支持。至于他自己，显然有一种平衡的天赋，因为他从来没有摔倒过。

在晚上 11 点最暗的时候，我们终于到达了斯奈弗的山顶。虽然是 5000 英尺的高度，但我睡得特别熟，甚至没有做梦。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几乎被那凛冽的风吹僵了。可一看到只有在这样的大山峰上才能看到的美丽景色，又使我心醉神迷：四处相连的深邃的山谷、峭壁就像刚刚掘出来的井，湖像池塘、小河宛似溪流，那无穷无尽的、起伏的山峦以及东一点西一点像泡沫似的雪，使我想起波涛汹涌的海面。

汉恩斯告诉我们冰岛人管这个山峰叫斯加丹利斯。叔父胜利地看了我跟，说：

“到陷口去！”

斯奈弗的陷口是个倒着的空圆锥，开口处的直径长约一英尺半。我偶然想起大口径的短枪，这种想法使我毛骨悚然。“走进枪的口径，”我想，“如果它正好装着子弹，那么稍微一碰，我们就会被打出来，这简直是疯子的行为！”

总算没有遭到意外，全程只掉了一捆绳子。在中午时我们到

达了陷口的底部。三条小道出现在我们面前。叔父喘着气，从一条小道到另一条小道，口里自言自语。

突然，“阿克赛，过来，过来！”叔父叫道。

我跑过去，顺着他指的方向，发现了一块花岗石上的木板上写着那倒霉的名字——

阿恩·萨克奴娜！

现在，叔父等的是阳光的影子。

可是一直是阴天。我不想描述教授那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他一句话也不说，视线永远对着天空。如果等不到阳光的影子，那我们的计划要推延到下一年了。

老天他往往把大乐和大悲交集在一起。6月28日，大量的阳光照耀着陷口的每一个小丘陵、每一块岩石、每一块石头，所有的东西都分享着和蔼的阳光，而且立刻把影子投射在大地上，当影子最短的时候，它柔和地照耀的是中间的小道。

“那儿！通向地球中心的路！”叔父嚷着。

这时正是下午一点十三分。

三 真正的旅程

现在我仍然可以决定到底是参加这次旅行还是拒绝这次尝试。然而在向导面前通回去，我会是很惭愧的。汉恩斯能这样镇静、这样毫不在乎、这样不顾危险地接受这项冒险的旅行，当想起我不如他勇敢时，我的脸也红了。

这个喷烟口的口径有100英尺，圆周有300英尺长。真是个无底洞！不过几乎笔直的岩壁上也有许多突出的部分，可以当作立足点；如果说不需要梯子，那扶手是无论如何要找的。叔父解决了这个困难。他解开那捆大拇指粗的400英尺长的绳子，先放下一半，在一块坚硬面突出的熔岩上绕了一面，然后再放下另外

一半。我们下降 200 英尺后收绳子，如此反复。

叔父将易碎的东西分成三包，一人一包，汉恩斯是工具和部分粮食，我是一部分粮食和枪，叔父自己是剩下的粮食和精密仪器。衣服、绳索、梯子被汉恩斯捆在一起，干脆地向着无底洞掷了下去。

绳子被重复运用着，半小时我们可以下降 200 英尺。

我不知道我这位如此热爱地质学的叔父在下降的时候是否还想研究一下周围土地的性质。反正我管它是新地层、古地层，铅质的、沙质的……一概不感兴趣。教授显然在观察，因为稍事休息时他对我说：

“我越向前走越有信心了。我们是在最原始的地层上，这里发生过燃烧的金属和空气、水接触而产生的化学变化。我完全不同意关于地心热的说法。”

到达那个垂直的喷烟口底面时，我们下降了 2800 英尺，用时十个半小时。

当时还有一点点光亮。我们打开粮食口袋吃了点东西，吃完以后就在石头和熔岩块组成的床上睡下。

我仰面睡着，往上一看，只见这长达近 3000 英尺的仿佛是个巨大的望远镜的管子的末端，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那是一颗星。

早晨八点钟醒来，只见一道阳光被上面熔岩壁上的成千个小平面反射下来。借着这亮光，我们找到了昨天扔下的包裹。我们吃了一部分饼干、肉，喝了几口含有少许杜松子酒的水。

叔父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笔记本，做了这样一个记录：

星期一 6 月 29 日

时辰表：早晨 8 点 17 分

气压计：73.9 厘米

温度计：六度

方向：东南偏东

“现在，阿克赛，我们的旅行真正开始了！”叔父兴奋地说。

说完，他一手拿起挂在脖子上的路姆考夫电线，另一只手把它接在灯丝上，一道很亮的光划破了坑道的黑暗。

汉恩斯拿起了另一根路姆考夫电线。这个巧妙的玩意儿使我们能长久地在人造的光亮中行走，即使周围是些最不能发光的气体。

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不能在大约 45° 的斜坡上很快地滑下来，幸亏有些凹凸不平的岩石可以让我们当作台阶，我们不得不继续把行李挂在一根长绳子的上面滑下去。

形成我们脚下的台阶的东西就是熔岩壁上的钟乳石，有些多孔的熔岩形成了又小又圆的气泡，不透明的石英结晶夹杂着一些比较小而透明的石英结晶悬挂在顶上，仿佛很多灯架，我们走过的时候，这些结晶体似乎也在发光。可以说，这里面的妖怪为了迎接来自地面上的客人，正在照亮他们的皇宫。

“太好了！”我不由得喊道，“多好看啊，叔父！看这些从红棕色慢慢地变成浅黄色的熔岩，以及像透明的圆珠似的水晶石，多美啊！”

“啊，阿克赛！”叔父回答，“你说这好看，我希望我们将能见到更好看的東西。往前走！往前走！”

走了两个小时，温度并没有太大的增加，只增加了 4° 。这使我感到我们与其说是在往下走，还不如说是在往前走。

有一件事使我很担忧：我们的水差不多用了一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见地下泉源。

“没有泉源就使你怕了吗？别着急，我们会找到水的，比我们想要的更多。泉流怎么能从现在的岩壁里飞出来呢？”叔父说。

“可是看样子熔岩还长着呢，我们还没下降多深啊！”我还是担心。

“你知道我们下降了多少了？”

“如果按 120 英尺上升一度算，我们温度计现在增加了 9° ，那么我们该下降了 1125 英尺。”

“而按照我的仪器，”叔父毫不怀疑自己仪器上的数据，“我们已经到达了海面以下 10000 英尺的地方。”

按理，此时温度应该是 81° ，而温度计上只有 15° ，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

6 月 30 日早上 6 点钟，我们又开始下降。仍然随着熔岩的坑道下去。一直到 12 点 17 分，我和叔父才追上了已经停住的汉恩斯。

我们已经到了坑道的尽头了！

面前是两条路，都是既暗又窄，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你决定该选择哪一条，完全是碰运气。

我们按叔父指的一条走进去。

这条新坑道的倾斜率很小，它的各部分都很不同，有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连串拱门，仿佛哥特式教堂的走廊，中世纪的建筑师可能在这里研究过各种形式的尖顶式建筑。再往前一英里，我们不得不在一个罗马式低圆顶下面低着头前进。

当时的温度还不是令人不能忍耐。我不由得想象这些熔岩沿着目前很静的路从斯奈弗喷出来时的景象；我也想象这股汹涌的熔岩流在坑道的四角爆发出来的情景；还有在这狭窄的空间内高热蒸汽的压力！

“如果现在这座古老的火山，”我想，“在经过这么长时期的静止状态之后，再开一次玩笑，那会怎么样呢？”

我不会把这些空想告诉黎登布洛克叔父——他是不会理解